

# 公主與末代王爺

## 溥儀的妃子和弟妹今昔

### ●李遠榮

溥儀共有七個同胞妹妹：大妹金韞瑛、二妹金韞蘇、三妹金韞穎、四妹金韞嫻、五妹金韞馨、六妹金韞娛、七妹金韞歡。七人中除大妹、六妹已因病去世，餘者皆健在，並居於北京。

「愛新覺羅」譯成漢語就是「金」姓，所以他們都姓「金」。按照清朝的帝制習慣，他們都被稱為「格格」（相當於公主）。

在中國封建王朝末朝王室的婚姻中，恐怕沒有能够超越過愛新覺羅氏和郭布羅氏兩個家族聯姻的程度了：溥儀娶婉容為妻不久，他的大妹韞瑛和三妹韞穎（蕊秀）又分別許配給了婉容的哥哥和弟弟。皇姑和國舅親上加親一度傳為佳話。

可惜善始未必善終。在以後的歲月裏，韞瑛早殤，溥儀和婉容很快成爲一對怨偶，只有蕊秀和潤琪相濡以沫，共同走過了五十七年坎坷的路途，去年一起慶祝金婚之喜。

### 淑妃文綉頻受騷擾

### 再醮死於心肌梗塞

淑妃文綉於一九三一年與末代皇帝溥儀離婚

後，回到北平，開始過自由的平民生活。當時只有二十二歲的文綉，經人介紹，在一所私立小學任教，化名傅玉芳。

誰知，一年後，有人知道了她是離了婚的皇妃，她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了。

好事者作了一首打油詩貼在校門上：

「宣統皇帝小妃子，就在校教國文。

欲賭花顏鬻買票，上班時刻守此門。」

因此，每天上下班時間，總有不少人在校門口爭睹昔日皇妃的丰采。不久，此事見之於報章，前來看她的人更多了。有些別有所圖的人還經常跟踪她。文綉一氣之下，辭去教職，搬了家，靠離婚時所得的終身生活費過了隱居生活。

但這樣身分而又年輕、美麗、富有的人，是難以長期隱居的，不少人在打她的主意，求婚的官紳不斷，均遭拒絕。但是，前來敲詐勒索的地保之類依然不斷。

文綉離婚時得贍養費五萬五千元，本够一輩子吃穿用。但離婚打官司等開銷很大，最終只剩二萬六千元，加之她過慣了豪華生活，幾年後已所剩無幾，後來靠變賣黃金、首飾度日，最後一

貧如洗，不得不寄住在表哥劉山家裏。

劉山是個瓦工，家境也不好，文綉靠自己做手工過活。後來她經人介紹，到當時的『華北日報』當了校對員。

轉眼文綉年過三十，說親的人一直不斷，這時她也希望，找到自己的歸宿，不再寄人籬下。

『華北日報』社長張明煒很欣賞文綉的才學，便把自己的姑表弟劉振東介紹給她。劉在李宗仁部下任少校，爲人老實，年過四十尚未成家。經過幾個月的接觸，二人產生戀情。一九四七年夏，他們終於結婚，婚禮在北平東華門東興樓舉行。婚後，劉退役，文綉也辭去工作，專心料理家務。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文綉死於心肌梗塞，在彌留之際，只有丈夫一人在側。

文綉死後，一口薄棺，葬於安定門外。

### 二妹嫁給老師孫子

### 妹婿寫宮廷十年記

二格格金韞蘇的婚事是由溥儀一手操辦的。

他在天津時，問「師父」鄭孝胥他家裏有什麼人沒訂婚的。當鄭孝胥受寵若驚拿出「全家福」照片後，溥儀一眼看中了鄭的孫兒鄭廣元。當時鄭廣元正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工程系，他們就結了婚。三年後，二格格帶着三個孩子陪丈夫一起去日本留學兩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不久，溥儀等人在瀋陽被蘇軍俘虜。「皇上」走後，大栗子溝的「行宮」便失去了主心骨，遣散各奔東西。二格格一家開頭還可以坐馬車，後來只好賣掉被子，換來一小木車，讓二格格抱着兩個最小的孩子坐在車上，其餘的邊步行邊推車，經過千辛萬苦總算逃到了瀋陽，最後當他們狼狽地回到北京醇王府時，已是一九四八年春天了。他們在路上整整奔波了兩年。

大陸易權後，鄭廣元因在大學裏學的是建築技術，所以就業後一直在北京郵政局基建處搞設計，由技術員升到工程師，辛勤工作了十六年，現已退休，正打算在家撰寫『偽滿宮廷十年記』及有關回憶錄。

二格格一直在家照管家務，後來隨着幼教事業的發展，她當上了幼兒園的負責人，再後來幼兒園合併，她改行到窗紗廠當了一名正式工人，一九七三年退休。

### 三妹小女不識餅乾

### 少帥堂弟雪中送炭

三妹蕊秀，名韞穎，蕊秀是號，後來用熟了

，變成了名字。郭布羅潤琪是達斡族人。他的祖父是吉林長順將軍，父親榮源任過溥儀的內務大臣，母親是貝勒毓朗的二女兒，姐姐婉容即溥儀的皇后，因此潤琪當年是國舅。

潤琪和蕊秀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在宮中相識。他們當時都是奉命陪小皇帝玩耍。潤琪住在姐姐婉容的儲秀宮東殿，蕊秀和溥儀的其他妹妹住在永和宮。

潤琪和溥儀玩得最投和，他以無法無天的淘氣勁出了名，以至後來討論潤琪和蕊秀的婚事時，溥儀的父親載洵開始連連搖頭。

雖然蕊秀當時在姐妹裏長得最標緻，但貪玩的潤琪還顧不上注意這個膽小的三格格。

但兩個家族為他們定親時，十六歲的潤琪正在日本留學，他收到宮裏寄來的一張溥儀、婉容、蕊秀三人的合影，驚訝地發現原來三格格出落得如此漂亮，日本朋友們見到照片也讚不絕口，潤琪第一次體會到有一位美麗妻子的自豪，這種感覺從此陪伴了他一輩子。

按照滿族的習慣，訂婚後男女雙方不能見面。潤琪放暑假從日本回國再進宮時，只能看到一個匆匆閃去的婀娜背影和一頭烏黑的長髮。

一九三二年秋他們舉行西式婚禮，穿雪白的婚紗和長長燕尾服，照一張結婚相，然後兩隻大皮箱，兩隻小皮箱，一輛汽車把他們雙雙送到大使館住了一夜，半個月後就雙雙東渡日本了。

潤琪夫婦在日本斷斷續續住了六年。此時的蕊秀身為偽滿洲國皇帝之妹，又經日本駐華公使夫人高尾宮子的介紹，給日本天皇裕仁弟第五笠

宮的夫人教中文，頻繁出入上流社會，她的大照片不時地作為花邊新聞刊登在日本報刊上，極一時之榮華富貴。

一九四四年日本敗局已定，島上頻遭空襲。蕊秀趕乘汪偽與日本之間最後一艘聯絡船回到長春，半年以後潤琪也坐最後一班飛機趕回來。

偽滿垮臺前，蕊秀和二「格格」、五「格格」一直住在長春宮內府西花園裏。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幾天，三位「格格」驚慌地跟隨着溥儀等人從長春坐上火車往梅河口方向逃去。兩天後，這些人逃到了位於通化東邊鴨綠江江畔的大栗子溝，還沒等他們安定下來，就傳來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隨後溥儀被日本人帶着逃跑，隨行的還有溥傑、潤琪等，在逃往日本途中，於瀋陽機場全被蘇聯紅軍俘虜，從此蕊秀和潤琪失散。

蘇軍俘虜了溥儀、溥傑、潤琪等人後，將之押往赤塔，後又被遣送至伯力四十五特別收容所，在那裏過的五年，使錦衣玉食的國舅嘗到了真正的苦日子。他變成了西伯利亞的流放犯，吃不飽穿不暖，還做苦役當裝卸工人。

這時，蕊秀帶着一兒一女（剛出世不久）流落到吉林省通化縣臨江區，一家人寄住在一位好心的布店老闆騰出的房子裏。為維持生計，她擺過地攤，賣過香煙，也賣過舊衣，兒子剛過十歲就出去賣報紙。冬天沒有棉被禦寒只能蓋床破棉絮，一日三餐豆餅、窩頭勉強果腹。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權後他們娘兒回到北京婆婆家時，小女兒竟不知餅乾為何物。

艱難困頓之中蕊秀體會到民間的真情。她甚至還感激地回憶說：「真有好人啊！我們娘兒全靠大夥周濟，有人偷着給我們送東西，當我賣東西時，有人就多給錢。」有一次她得了傷寒，發着高燒，沒有錢治病，正在絕望之時，有一位好心人送給她一包鴉片煙泡，她吃下去病竟治好了。這位恩人正是少帥張學良的堂弟張學思，他認出了掙扎在生死線上的皇姑，不動聲色地幫助了她。

一九五〇年，溥儀、溥傑、潤琪由蘇聯轉到旅順戰犯管理所。這時，蕊秀才開始有了丈夫的音訊。

一九五七年潤琪免於起訴，才回到北京與家人團聚。

潤琪喜歡畫畫，又懂日文，被分配到北京編譯社工作，後來則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近年才退休。

「文化大革命」時，年近百的潤琪夫婦都受到沖擊。他們隨叫隨到地接受批判，這期間潤琪當過鉗工、做過農民，蕊秀掃過大街，扛過木頭。一九七一年潤琪被下放到門頭溝農村，在那裏放了七年牛。直到一九七八年潤琪才結束這一段「放牛娃」的生活。

現在兩夫婦皆已退休，但感情甚篤。他們有二子一女，都成家立業，有的當了教師。

蕊秀愛好京劇，曾上臺演過『四郎探母』中的八姐、九妹，演過『大登殿』裏的公主，還會唱『鳳還巢』中若干段。

潤琪愛熱鬧、會辦日語講習班，又開中醫家

庭門診，家中時常病人盈門，學生滿座。

#### 四妹離散四十三年

#### 為已故丈夫辦復活

四「格格」金韜嫻雖然沒有經歷過大栗子溝的逃難生活，却經歷了其他「格格」沒有經歷過的另一種生活。

金韜嫻出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三六年，由充當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指定，他與趙琪瑤結婚。趙琪瑤曾任溥儀中校侍衛官。

一九四四年底，金韜嫻帶着兒女從東北回北京治病。不久東北易權，溥儀作為戰犯被關押，家屬的地位跟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而金韜嫻的丈夫趙琪瑤自一九四八年從上海寄過一封信後，再也沒消息，下落不明。

大陸易權後，缺少謀生手段的金韜嫻只好靠變賣家產度日，爲了培養孩子讀書，她又到一家工廠當工人。至今女兒是北京醫院三院的護士長，兒子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工廠當工程師。

兒女都長大成人且有了自己的事業，金韜嫻唯一感到遺憾的是丈夫趙琪瑤不知下落。

然而，萬萬沒有想到，一九八二年四月廿六日，金韜嫻的丈夫趙琪瑤居然乘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失散三十四年的夫妻又重新團聚了！

原來趙琪瑤是從臺灣轉轉返回大陸的。一九四八年底趙琪瑤離開上海去臺灣。臺灣與大陸近在咫尺，却音訊不通。歲月推移，他以

爲妻子死了。

趙琪瑤到臺灣後在軍政界服務，曾任上校編審，並擔任蒙藏委員會專員等職。

一九八二年春，趙琪瑤在大陸的女兒陪溥傑夫人愛新覺羅·浩去日本治病。趙琪瑤聽到了這意外的消息，用自己的話來說，真是「悲喜交集」，「狂喜之至」，於是立即從臺灣飛到日本，見到了親生女兒，得知妻子金韜嫻還健在。

一九八二年四月廿六日，趙琪瑤返抵北京。至此，失散三十四年的夫妻重慶團圓。

趙琪瑤小時在北京生活，如今七十多歲了。他離家時，女兒八歲，兒子才五歲，而今子孫繞膝。

而在趙琪瑤返抵北京後，金韜嫻就拿着戶口簿要爲「已故」的丈夫辦理「復活」手續了。

#### 五妹駙馬文武雙全

#### 夫死在飯店當出納

五公主韜馨，她二哥溥傑和三姐韜穎在日本結識了忠於清朝的大臣萬繩栻的兒子萬嘉熙，便由兄姐作大媒，把五格格「介紹」給萬公子。一九三六年，在五格格十九歲時，便與萬嘉熙結爲秦晉之好。婚後五格格也陪同丈夫到日本居住，回到長春後又隨丈夫到瀋陽閑住。一九四五年丈夫在瀋陽與溥儀等人被俘後，她便挑起了家庭重擔。

五格格的丈夫萬嘉熙是個文武雙全的駙馬公，被釋放後到「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與潤琪一

起在北京翻譯所從事日文翻譯工作，一九七二年下放門頭溝時，因患腦溢血得不到及時治療而去世，年僅五十八歲。爲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韞馨在一九五六年來到勞動局登記申請工作，不久便到西直門義和飯館當出納（兼收錢糧票），一直幹到一九七三年退休。

### 六妹夫婦愛蘭擅畫

### 合作繪事其樂融融

溥儀的六妹夫王愛蘭有「蘭王」的美譽，素以養蘭而聞名。他是溥世宗完顏雅的第二十七世孫（據溥史載，完顏漢音曰王），名武賢，字力民，筆名愛蘭，以筆名行世。王愛蘭的繪畫藝術幼承家學，父衡桂（字小山）也是一著名畫家，一九二六年曾赴日本舉辦日中繪畫展覽。衡桂一幅『華嚴龍』巨作，一九六一年由王愛蘭親自送到故宮博物館，將該畫捐獻給了國家。

王愛蘭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他曾和日本的一些名畫家往還書畫。王愛蘭說：「鄭板橋喜歡畫蘭竹，我最愛畫蘭。蘭是很高雅的，繪蘭可以抒胸中逸氣，繪完則心曠神怡，如身臨其境，聞到它的香味。」

王愛蘭經常在大自然中觀察景物，他把繪畫藝術和自然界景物融合在一起，使他的作品神采飛揚，形韻兼備，回味无穷。王愛蘭現雖已年逾花甲，但仍堅持漫步在祖國名山大川之間，平時如頤和園、北海、故宮、景山……無不留下他的足跡。有時爲了觀賞玉蘭，他能連續幾天往返於

頤和園。

除去繪畫，王愛蘭的書法也頗具功力，他將詩、書、畫融爲一體，常常自畫、自吟、自題，起到了錦上添花、相得益彰的效果。

王愛蘭自日本歸國後，經載澧的七弟載濤介紹，於一九四五年同溥儀的六妹金韞嫻結婚。金韞嫻也是自幼喜愛書畫詩文。溥儀在僞滿當傀儡皇帝後，把溥傑和他的幾個姐姐接到僞滿，而載澧則帶着金韞嫻等在天津住了十幾年，載澧爲金韞嫻延師學習詩文繪畫。

金韞嫻對清代名畫家惲南田的沒骨花卉尤爲欣賞，於是專攻惲派技法。她的畫被美術界譽爲：「設色淡雅，富有生意，別具一格。」她同王愛蘭結婚後，夫妻雙雙共同研究磋商繪畫藝術，共同的愛好使他們的感情更加深篤。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金韞嫻和王愛蘭伉儷曾在北海公園漪瀾堂舉辦聯合書畫展及扇面書畫展，還參加過中國畫研究會書展，和中華觀光社古今名人書畫展等。

一九四九年後，他倆先後成爲北京畫院的畫師，專心致力於繪畫藝術事業。每每妻子繪畫，丈夫便作詩題字，配合默契。

金韞嫻擅繪花卉；如梅花、牡丹，王愛蘭擅長蘭草竹石。常常也是妻子先畫梅花、牡丹，丈夫再添上竹石蘭花。

他倆有四個孩子。兒女幼小時，經常是一個人抱着孩子，一個人在畫案前伏案繪畫，如此輪流抱孩子，輪流繪畫，倒也其樂融融。

一九七七年，他們合作了一幅『蘭竹梅石圖

』，畫上題詩：

竹韻石增秀，梅因蘭越芬；  
青色淡香香，清氣熱乾坤。

而今，可惜金韞嫻已作古五年多了。王愛蘭惆悵萬分，在妻子逝世當天，他畫了兩幅蘭花，一幅做成枕頭隨遺體火化，另一幅經過細心裝裱後端掛在畫案上方。王愛蘭在畫上洒淚題詩：

風姿綽約，迥然天子奇絕，  
骨輕香嫩，飛向月宮不是損，  
猶有當年標格。

萬里寒煙，千點霜星未怕欺君得。

不如天上，世界永有人惜。

王愛蘭神馳在繪畫詩書的天地裏已經四五十載了。經過精心的耕耘，早已是碩果纍纍。一九八六年他曾參加了在海外舉辦的愛新覺羅家族繪畫展覽。日本友人還希望他和溥儀家族的詩書畫去日本舉辦展覽。

王愛蘭老當益壯，最近又參加了北京畫院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北京畫院建院三十週年繪畫作品展覽，隨後還參加了友誼商店四樓的大型展銷會。

### 末代公主嫁給平民

### 自耕自讀拉拔孩子

溥儀是中國的「末代皇帝」，他最小的妹妹愛新覺羅·韞歡則是中國的「末代公主」了。

在全家十一位兄妹中，韞歡是最早嚮往民主

、自由的佼佼者。她也是王府中唯一實行婚姻自主、同漢族平民結婚的皇帝女兒。

五十年代初，韞歡參加了教育工作，在二所小學任教。

一九五〇年二月，她與北京一所中學的副教導主任喬宏志結婚。婚禮十分簡樸。婚後，她一面工作，一面打理家務。可惜她什麼也幹不來，連油鹽醬醋也不知道去那裏買，洗菜洗不乾淨，洗米把米沖走了……笑話百出。一切只好由丈夫代勞。

但是，她工作認真。一九六〇年初，丈夫不幸病故，這對她是一個巨大打擊。她恨自己在丈夫生前沒能給他更多的照顧。悲痛之餘，她決心把三個孩子撫養成成人。

為了工作，照顧家庭方便，韞歡住進了學校，靠自己的工資養活一家四口。因她工作出色，由小學教導主任提升為中學教導主任。

### 堂弟討厭向錢看齊

## 溥傑也愛潑墨寫畫

「皇弟」溥傑，今年八十三歲，不久前因支氣管炎發作，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

近幾年，「宮廷熱」盛興不衰，描寫「末代皇帝」的書刊、影視多不勝數，就連一些食品、藥品，也要設法標上「宮廷」二字，以取寵於顧客。

「宮廷熱令人討厭」，溥傑說：「國內外描寫溥儀和我舊時生活的文藝作品，有些是好的，

但有的作品，訛傳和無中生有的內容太多，我都不滿意。」

他說，個別作者不是以嚴肅的態度對待歷史，而是沽名釣譽，一切「向錢看」，這是很不正常的。

這位老人幽默地指責說：「文藝作品歪曲歷史尚可糾正，令人擔憂的是一些以我名義標榜為『宮廷』的食品、藥品，一旦人們食用中毒，那我就負不起責任了。」

溥傑膝下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早逝，二女兒携子客居日本。

三年前日本夫人病逝後，溥傑的生活由他的侄兒和媳婦照顧，在日本讀書的外孫、外孫女也常來看望他。

溥傑社會活動頗多，閒暇時最喜歡潑墨丹青、習練書法。有六十九年「煙齡」的溥傑過去每天吸兩包煙，現邊醫囑減少到每天十支左右。

對往昔的社會動亂，這位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胞弟面有愧色地說：

「當年軍閥混戰，動亂不安，日本帝國主義趁機佔東三省，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建立的滿洲國背離了歷史潮流和人民的意願，所以從第一天起就註定了必然垮臺的命運……」

### 膺任最後一個王爺

## 文葵五歲失落童年

一九一七年，中國清王朝一個郡王的去世，

改變了一名五歲孩童的命運，從那時至今，他也有過鐘鳴鼎食的王爺生活，也經歷過節衣縮食的歲月。在七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中，他飽嘗了政治風雲變幻的甜、酸、苦、辣……

他，就是中國最後一個王爺——愛新覺羅·文葵。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滿清政府，但小朝廷仍在，而且擁有一定的權力。一九一七年，滿清的第十代順承郡王去世，因膝下無兒，便在遺囑中「奏請皇上」，指定他同支親屬的第三個兒子為王位繼承人。這樣，年僅五歲的愛新覺羅·文葵便由一名普通的宗室弟子榮升為第十一代順承郡王。

受封那天，文葵在家人和奴僕的服侍下，穿上了象徵王爺身分的袍褂，在順承郡王府大禮跪迎皇上冊封他為王爺的聖旨。

當時，整個順承王府鼓樂喧天，府內所有人都都跪在地上，迎接由太監送來的皇上封冊。這本非常精美的鍍金銀質封冊，文葵保留到一九五六年才獻給國家博物館保存。

文葵正式受封為王爺後，便全家搬到位於北京西城豐盛胡同東口的順承郡王府。當了王爺後，他便開始讀書，主要學習「四書」、「五經」之類的典籍。每天白天學習八小時，晚上加學二小時，還要寫一百個小楷字和幾個大字，玩的時間太少了，為此他感到厭煩。

但使文葵更厭煩的還不是讀書，而是作為王爺所要參加的各種應酬。比如清室王公貴族的婚

喪嫁娶，他都要作為順承郡宮中唯一可以出面的男子參與，和一大排長鬚子的王爺、貴戚們坐在一起，在隆重而繁雜的各種儀式活動中，他往往要在王位上枯坐好幾個小時。

因為老順承郡王在清朝初建時立有豐功，因此被封為八家鐵帽王之一，其王可以「世襲罔替」。此外，王宮中制度嚴格，宮內設八個處，各級官員和護衛傭人達一百多位，十分顯赫。溥儀大婚時，文藝奉旨賞戴三眼花翎，這種三眼花翎的孔雀尾羽，只准郡親王佩戴，象徵身分和功績，然而他當時只是個不滿十歲的孩子。

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逐出皇宮，清朝的一切特權被取消，文藝——這位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王爺，也隨着大清垮臺走出了順承郡王府。

這以後，王公貴族們的生活情況發生了極大變化，首先是生活費用問題，吃慣了俸祿的滿清貴族，失去了生活費用來源，又不肯放下架子去做工賺錢，因此家境日見窮困，宮中的屬官、傭人、奴僕也紛紛出走，原來興旺的王府一個個敗落下來。

搬出郡王府後，文藝一家靠變賣田產生活，後來文藝追隨溥儀到了瀋陽，當了兩年砲兵，還得了個上尉軍銜，他說，幹了兩年後，覺得沒多大意思，於是就乘母親生病探望之機，於一九三八年回到北京並隱居起來。

回到北京後，文藝不准家人稱他王爺，過着清困、隱居的生活，並以名為姓，以號為名，愛新覺羅·文藝改名為文仰寰。

由於坐吃山空，文藝一家錢財漸少，於是又

賣掉大半個院子，傭人們也走的走，辭的辭，到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權後，他家只剩下一名廚師和一名媳婦了，文藝和他的嫡福晉（妻子）也不得不放下架子，自己動手做飯和上街買菜。

為了生計，文藝開始為工藝美術社書畫、蛋殼，靠勞動收入養家過活。

然而，盡管他易名文仰寰，但仍沒有躲過「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他家先後多次被抄，他也多次遭批挨鬥，與他共同生活三十多年的妻子因忍受不了那場風暴的驚嚇而含冤離世。

如今，文藝老先生一家住在朝陽區的一棟五層樓中，兩室一廳，室內擺設極為簡樸，文藝老先生平日多與繼妻揮毫潑墨，共塗丹青。

他現在不僅恢復了原來名姓，而且與一些滿族的王家官裔有了來往，他們一見到這位七十八歲的老前輩都會叫一聲：「文王爺！」

### 愛新覺羅族羣畫家

## 男男女女四十多位

隨着「末代皇帝」等清王朝宮廷題材影視片的上映，人們對清王室及早已成為平民的愛新覺羅家族產生了濃厚興趣。現在，皇室已不存在，但愛新覺羅家族却出現了四十多位書畫能手。家族成員主要居住在北京、天津、東北及新疆等地，而繪畫者，尤以京津地區居多。

書法與繪畫，是清朝歷代皇帝和家族很多人都重視並擅長的。清世祖順治皇帝雖為少年天子，且青年夭折，然而還是留下了傳世繪畫真跡於

故宮中，康熙皇帝文武雙全，治國治學俱名垂史冊；乾隆皇帝親題燕京八景碑，詩文墨跡遍及全國各地。不僅如此，清內務府還開辦了「如意館」，培養了很多書畫人才，如清初四王（王谷石、王原祁、王時敏、王翬）、焦秉貞、丁觀鵬、冷枚、意大利人郎士寧等。書畫已成為皇族的傳統，並形成特有的一種雍容華貴、秀逸典雅的「館閣體」世代相傳。

受世代家庭藝術生活的薰陶，愛新覺羅家族中的很多人精於書畫之道，並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書畫家，如溥傑、溥松窗、溥佐、金連經、毓崑、金鴻鈞、啓驥等。

溥傑擅長書法，現在很多表現清皇族題材的影視片名均出自他的手筆（如「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他的書法深得「館閣體」的精隨，似柳葉隨風飄舞，空靈、雋秀，剛柔相濟，清新脫俗。

溥松窗是北京畫院的著名老畫師，尤善畫馬。他畫馬吸收了郎士寧派的精華，但又有創新。他把中國傳統的渲染方法和西方油畫中的明暗素描關係巧妙地結合起來，只靠幾遍渲染，就把馬的骨格、結構、毛色等完美地表現出來。

居於天津的溥佐也善畫馬，他的馬可以與郎士寧的亂真。他的子女毓半雲、毓岫、毓紫薇等，也都師承了父業，成為家族中的新生力量。

身在軍營的啓驥，隨着名書法家啓習書法

他的書法，既不失祖傳的清秀、典雅、飄逸的風格，又添了一絲渾厚、雄壯。另外，毓峨、

毓岳、毓瞻、溥任、文仰臣、王愛蘭、金默如等人在山水和花鳥畫中都有很深的造詣。他們秉承家學，作品基本上繼承了上代畫風和行筆精髓，以傳統為主，均體現了「宮廷風格」。

家族成員中，也有新近由美術學院培養出來的書畫家。如金連經，他六十年代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現在北京畫院任畫師。他把中西畫法融

會貫通，在山水畫上獨創了一種新的富有版畫裝飾風格的新技法，特別擅長描繪層層疊疊的密林，一改國畫的前深、後淺為前淺、後深，畫出森林枝幹繁茂而不混亂，層次分明，色調清新，別具一格。

畢業於美術院校的還有金鴻鈞、金大鈞、金萬鈞三兄弟。他們擅長於工筆花鳥和山水畫，畫

風婉約清麗，氣韻生動，雋秀傳神。

最引人注目的是，家族中還出現了一些女畫家，如金志堅、毓宜、毓嵐、毓紫薇、文嘉、瑜嘉、崇嘉等。這與民族習慣有關，她們不像漢族小姐獨坐綉樓，專學縫紉刺綉，而是專攻琴棋書畫，因而皇族中女書畫家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 故國河山長聯佳句 (廿六)

## 聽泉樓

風生碧澗魚龍躍；  
月照青山松柏香。

## 永濟寺

雲水滔滔，洗盡千秋人物，看閑雲野鶴，萬念都空，說什麼晉代衣冠，吳宮花草；

天風浩浩，吹開天地塵氛，倚危石危樓，一關獨閉，更何須故人蓀米，鄰舍園蔬。

## 廿四橋

勝地據淮南，看雲影當空，與水平分秋色；  
扁舟過橋下，聞簫聲何處，有風吹到月三更。

## 滄浪亭

清風明月本無價；  
近水遙山皆有情。

## 虎丘花神廟

一百八記鐘聲，喚起萬家春夢；  
二十四番花信，吹香七里山塘。

## 蘇州怡園南雪亭

臨水看雲，寸心分付梅驛；  
揮毫賦雪，一笑寫入瑤琴。

## 網師園

風風雨雨，暖暖寒寒，處處尋尋覓覓；  
鶯鶯燕燕，花花葉葉，卿卿暮暮朝朝。

## 寒山寺

江楓漁火，勝地重來，與國清寺行起宗風，依舊鐘聲聞半夜；  
木屐禪冠，仰天狂笑，有寒山集獨參妙諦，長留詩句在吳中。

## 蘇州橫塘

客到烹茶，旅舍權當東道；

燈懸待日，郵亭遠映胥江。

## 無錫梅園

樹木十年，此地合名小香雪；  
太湖萬頃，浮生真欲老烟波。

## 梵音閣

八景賽芙蓉，最宜詩酒清談，遠寺疏鐘明月夜；  
九峰環葱蘢，絕妙溪山入畫，小橋流水夕陽天。

## 南通市南通公園

遠山長江，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大觀備矣；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友朋二三，共盡此娛。

## 連雲港花果山水簾洞

百丈水帘，自古無人能手卷；  
一輪月鏡，迄今何匠敢行磨。